

至道常玄寂 言說則非真 取捨無變異

綿綿有物因 體解無中法 亦識有中神
去來無想念 忘懷與物均

右出昇元經

學仙絕華念 念念相因積 去來亂我神

神躁靡不歷 減念停虛閑 蕭蕭入空寂
請經若飢渴 持志如金石 保子飛仙路

五靈度符籍 太上玄虛宗 弘道尊其經 俯仰已得仙

歷劫無數齡 巍巍太真德 寂寂因無生

霄景結空構 乘虛自然征 日月爲炳灼

安和樂未央 夫太上玄微 三洞初元至曠之詞幽而難聞

洛洛冥冥包匠品群岩岩玉德巍巍高等至

真所棲衆妙之門

右出洞元太極隱注

太玄真人曰夫一切云云皆當空盡有無相
陶修德養神積空凝真身乃定出入有無
隱寂極妙

右出洞元請問經

夫可久於其道者養生也常可與久遊者納

氣也氣全則生存然後能養養至則合真然
後能久登生氣之城望養全之寂寂視萬物

之玄黃盡假寄耳

右出逍遙經

人生者如幻化耳寄寓天地間少許時若攝
氣營神苦辛往真將得久道成則同與天地
共寄寓在太元中矣

若洞虛體无則與大无共寄寓在寂寂中矣

能洞寂寂者則視之不見聽之不聞

○右出真誥

三洞珠囊卷之一

大唐陸海羽客王普修

懷一

道學傳第四云任數字尚能博昌人永嘉中
投雲陽山雲陽山者即茅山也服赤石脂時

教導品

復出入人間皆手執經科教示愚民於是遠
近穆然從化敷竊歎曰衆人雖云慕善皆外
好耳未見真心可與斷金者又云杜吳字子
恭及壯誠信精勤宗事正一少參天師治錄
以之化導接濟周普行已精潔虛心接物不
求信施遂立治靜廣宣教護莫不立驗也又

云陸納爲尚書令時年四十患瘡告吳云奔
世短壽臨終皆患此瘡是爲秦章又與靈飛

散謂曰君危命已過可至七十果如其言也

第五卷云嚴君平者名遵蜀都人也修道自

保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與人

弟言依於順各因其發導之以善蜀中化之
從其言者過半也又云劉凝之字志安小名
長年南郡枝江人也居衡山之陽採藥服食
受天師化民之道夫妻並共佩帶救物災危

無上祕要卷之一百



正一天師清微第



亟有神驗也

第六卷云諸慧開字智遠吳興烏程人也。每以戒行自修極濟為務齊大明八年天下饑。鐘慧開薄有穀實乃悉分與窮匱鄉邑賴之有三人積饑食飽而致死其家訴縣稱慧開銅殺餓人苦相誣謗縣令笑曰乞食飽死反怨主人法無此科而遣不問也。

第七卷云陸先生宋文帝召之於內講理說法不捨晨夜孜孜誘勸无倦於時也。

第八卷云陶弘景字通明魏郡平陽人也。自號華陽隱居好行陰德極濟困窮恒合諸驗藥給施疾者遠近賴之也。

第九卷云潘洪字文盛會稽山陰人也。為性好賑施一冬數過作寒服為施貧乏隨捨更營也。

第十卷云東鄉宗超字達倫高密縣人也。亟經凶年常大施食遠近投集日中甚衆每至冬天輒多作襦襖隨緣寄人使為布施也。又云嚴寄之字靜處丹陽句容人也輕財好施極濟困窮知識道義有縣官疾惱輒潛為

禮賤事放私辦酬賽至時也。又云方謙之字道沖冀州趙郡柏縣人也入於潛天目山化被鄉村改惡行善請業依仁廻向大法。又云

掩骼格埋枯周窮濟急也邵陵王屢遣使請謙之不與相見行人至館嘗或相值而厚加賂遺也。又云張玄徵字文舉司州義陽郡人也。梁末大亂相隨入東緣糊口略存性命而恒與諸餓人共器煮食徹性仁讓不處他先

常推鎧火使人前用雖有升合熟食每居後日日如此轉就因弊因之羸瘦一旦而終。其後已先物故遂奪其生也。又云褚雅字玄通吳郡錢塘人也。梁末時隱句曲山重施輕財極物無厭營田若熟以乞貧者與人共居常早起灑掃取水遍以周給竟無乞人或夏月種瓜恣人來取也。又云章旻字高明宣城人也手植松櫟他有遺助一無所留特好賑施不畜財產法赴所收贍得隨勞每出險難之所或他有禁物或同行有礙公私事緣禍也。

第十四卷云孫遊寂字玄達東陽永康人也。毅勤誘接服膺受業者常數百人也。又云雙子辨者梁時人也斷穀休糧長齋苦行出廣州布化南海稱為主人也。又云許明業扶風赤岡人梁太清時人少年出家長齋蔬食周行山水極濟為務是時饑荒人民困乏明業恒行賑救來者必給飲食身率門人作田播種稻粟微熟自往遠近要呼貧者任力收穫行見寒凜即解衣以施隆冬之月自服單布每進城中功德所獲贍物即於主人處散未

懈每赴人法事躬親下役掃除械滿盡其力用暑必讓帷帳寒則推衣被也。

第十三卷云孟道養字孝元外名援平昌人也。立性慈仁全以賑施為務饑年多餓死常作食餉之每恨貧乏施與不得稱心也。

第十五卷云陸逸沖字敬遊海鹽陽瀆人也。少篤道法接物則貴賤均意善於撫來為遠

近所依也。又云鄒榮字文繪，臨海章安人也。

少而出家爲人幹事接物不偏也。

第十六卷云殷仲堪者陳郡人也。爲太子中庶子少奉天師道受治及正一精心事法。不吝財賄。家有疾病躬爲章符往往有應。

及左右或請爲之時行周救弘益不少也。

第十八卷云鄧郁之字玄達南陽新野人也。嘗夢一馬吐印以與之。自是民間有疾輒以印治。不爲章符病者自愈也。又云諸葛紛字茂倫瑯琊人也。奉道清潔每絕粒救他人疾。及與自治皆不服藥餌。唯飲劫水莫不蒙差。太元中紛眼臉上忽生瘡。贊便就道門請水灌濯。少日稍差也。又云濮陽不知何許人也。事道專心祈請即驗。鄭鯤等女脚患跛躉。就陽請水灌足。餘以灌庭中枯棗樹東樹即生脚亦隨差。晉簡文既廢世子而後無息。陽時在第客爲祈請三更中有黃氣起自西南逕墮室爾夜李太后即懷孝武冥道之力。第二十卷云暨慧琰吳興餘杭人也。幼出家爲比丘尼。後捨尼爲女道士。遂入居天目山。

斷穀服食人有疾急施一符莫不立愈也。列仙傳上云太山下石父賣藥都市父自言三

百歲後有疫氣民死者萬計。長史至父所請救擁朱幡繫黃散以行民間飲散者即愈所活亦萬計也。

列仙傳下云昌容者常山上道士也。自稱殷王女食蓬蘽根。往往人見之者二百餘年而顏色如年二十人。能致紫草賣與染家得錢以遺孤寡。歷世而然。奉祠者萬家云云。神仙傳第三云沈羲者吳郡人也。學道於蜀中。但能消災治病。救濟百姓也。

第四云黃盧子者姓葛名越。其治病千里寄名與之皆愈。不必見病人身也。

第五卷云沈建者丹陽人也。善能治病。病無輕重見建者皆愈也。

第八云王遙字伯達鄱陽人也。頗行治病。病無不愈。亦不祭祀。不用符水鍼藥。其行治病。但以一八尺布帕敷地坐不飲不食。須臾病癒。便去其有邪魅作禍者。迺但畫地作符。口呴呼之。皆見其形在獄中。或狐狸鼴蛇。乃

斬而焚燒之。病者尋愈也。

第九云李常在者蜀郡人也。護病困者三日。愈微者一日愈。其不可愈者則不往護之。又云干君者北海人也。病癩數十年。百藥不能愈。見市中一賣藥公姓帛名和。往問之。公言

卿病可護。卿審欲得愈者。明日雞鳴時來會大橋北木蘭樹下。當教卿明日雞鳴。干君往到期處而帛公已先在焉。怒曰。不欲愈病耶。而後至何也。更期明日夜半時。於是干君日入時便到期處。須臾公來。干君曰。不當如此。耶。乃以素書二卷授干君。誠之曰。卿得此書。不但愈病而已。當得長生。干君拜受書。公又曰。卿歸更寫此書。使成百五十卷。干君思得其意內以治身養性外以消災救病。無不得其意內以治身養性外以消災救病。無不得其意內以治身養性外以消災救病。無不差。愈在民間三百餘年。道成仙去也。

登真隱訣云。南極南嶽真人左仙公。太虛上真君姓赤諱。中英初學道在金華山。忽得疾病。困篤。經一十六年。青童授智慧消魔經。扶疾諷誦三千遍。都愈也。

道學傳第七云。陸修靜字元德。吳興東遷人。

也宋大始七年四月明帝不豫先生率衆建三元露齋爲國祈請至二十日雲陰風急輕雨灑塵二更再唱堂前忽有黃氣狀如寶蓋從下而昇高十丈許彌覆壇坪數刻之頃備成五色映暎檐櫺徘徊良久忽復迴轉至經臺上散漫乃歇預觀齋者百有餘人莫不皆見事奏天子疾瘳以爲嘉祥又云孟景翼字輔明平昌安丘人也梁竟陵王遇靈寶經一部者便以擲地少日便手發疽瘡痛楚甚遂遣馮先生首謝先生爲作悔辭備加謙疑雖蒙少差終爲此疾而亡也

第十八卷云婁安樂譙國人也婁傳氏患風瘡十餘年治之百方不差唯車道門願得濟免宋元嘉七年六月天暴風雨安樂兄屋崩倒傳懼已室方壞將致顙壓忽走出中庭忘己脚疾於是復常由其信法故也豈醫藥之足賴哉

玄晏八門經云仙人趙成子服五石石發死幽州上谷玄之山六年間忽有一人山行見此死屍腹爛石出探而吞之別去四五年此

石飛出還入前日死屍之口屍起成人面生王光此盜石人被五老仙公切齒誅之此盜五藏寶石之人也此癩面人也即面上生癩比至一門大小遭癩俱死滅族之也

神祝經第一云青氣者卒死赤氣者腫病黃氣者下痢白氣者霍亂黑氣者官事赤頭鬼持此氣布行天下殺其惡人也

登真隱訣云崔文字列仙傳云太山人在太山下以藥救病人者赤君在金華山病十六年後風消得道也

真詰第五云風消得道

真詰第五云風病之所生於丘墳陰溫三泉壅滯是故地官以水氣相激多作風痺風痺之重者舉體不授輕者半身或失手足也若常夢在東北及西北經樓故居或見靈牀景飛仙上清長與日月年俱後傾超鵬昇仙府營衛天胎上明四肢百神九節萬靈受鑑玉晨判書玉城玉女侍身玉童護命永齊二景飛仙上清長與日月年俱後傾超鵬昇仙氣相衝凌我四肢干我盛衰太上天丁龍虎曜威斬鬼不祥風邪即摧考注匿訟百毒隱非使我復常日月同輝考注見犯北辰收摧

知有干試干明上感

受上法受教秦玄長生久視身飛體仙塚裏永安鬼訟塞姦魂魄和悅惡氣不煙遊魅罔象敢干我神北帝打制收氣入淵得錄上皇謹奏玉晨如此者再祝祝又三叩齒則不復夢塚墓及家死鬼若經常得惡夢不祥者皆可按此法於是鬼氣滅也邪魅散形也又云手臂不授者沈風毒氣在脉中結附禪骨使人然也宜鍼灸鍼灸則愈又宜接北帝曲折之祝若行之百過疾亦消除也先以一手徐徐按摩疾臂良久畢乃臨目內視無唾三過

叩齒三通正心微祝曰

太上四玄五華六庭三魂七魄天闢地精神

府營衛天胎上明四肢百神九節萬靈受鑑

玉晨判書玉城玉女侍身玉童護命永齊二

景飛仙上清長與日月年俱後傾超鵬昇仙

氣相衝凌我四肢干我盛衰太上天丁龍虎

曜威斬鬼不祥風邪即摧考注匿訟百毒隱非使我復常日月同輝考注見犯北辰收摧

昔唐覽者居林慮山中爲鬼所擊舉身不授似如絲囊有道人教按此法皆即除也比比帝曲折之法諸疾有曲折者用此法皆佳不但風痺不授而已也唐覽今在華山得虹舟法合服得不死

鄭子真則康成之孫也今在陽翟山昔初學時正患兩脚不授積年其晚用鍼灸兼行曲折祝法百日都除夫風考之行也皆因衰氣之間隙也體有虧縮故病來侵之也若今差愈誠能省周旋之役者必風病除也今當爲攝制塚注之氣亦可上塚訟章我當爲闡奏之也於是注氣絕矣

赤芒從臂中逆至肘腋間良久日芒忽變成火以燒臂使內外通市洞徹良久畢乃陰祝曰四明上元日月氣分流光煥耀灌液凝魂神火散景盪穢練煙洞徹風氣百邪燒燙使得長生四肢完全注害考鬼收付北辰天學生之道當先治病不使體有虛邪及血少腦減津液織滯也不先治病雖服食行氣無益於身。昔有道士王仲甫者少乃有意好事神仙恒吸引二景養霞法四十餘年都不覺益其子亦服之足一十八年白日昇天後南嶽真人之令灸風徊曲津兩處也六七日間使得作五會按摩也若鍼力訖當語所灸處又心存五會按摩也若鍼力訖當語所灸處又心存行道亦與身行之無異也

昔趙公成兩脚叟不能起旦夕常心存拜太上如此三十年太上真人賜公成流明燈桓散一劑即能起行後遂得道今在鶴鳴山下入云夜卧覺存日象在疾手中握之使日光

痛存其火也甚秘驗矣

真誥第七云李整昔未入山時亦得風痺病久久乃愈也又云范伯慈者桂陽人也家本事俗而忽得狂邪勞病卧牀席經年迎師解事費用家資漸盡病故不愈聞大道清約無

所用於是意變闡沈敬作道士精進治病多驗乃棄家俗事之得五十日病都愈後入天目山服食胡麻得爲玄一真人也

真誥第八云昔鮑助者濟北人也忽得廻風口目不正風氣入口而兩齒上下恒相切拍甚有聲響如此晝夜不止得毒首二十七歲真誥第九云楊羲第三女昨來委瘵近來小可猶未出外也又云許玉斧言楊舍人弟病委頓也

真誥第十云許確字羲玄爲晉都鄉侯後患

風不能言隆安二年亡年七十

藥治病兼修其事又一十八年亦白日昇天今在玄洲受書爲中嶽真人領九玄之司于今在也

鳳網口訣云道士有疾閉目內視心使生火以燒身身盡存之使精如髮翳疾病即愈是

水皆愈也又云道士舒道雲病癰三年治不差吳猛授以三皇詩使諷之上口所疾頓愈

也

第三云戴甘露有惡疾流諸海齋云名正見曰可治也爲治數日便愈又云治中抗侯大富女病經年千醫百道靡不畢祈增而不損云名正詣門云能使女差抗侯懶然未之接也凡諸言術而不驗者既多又見正之弊衣徒跣意以爲狂而弗信正狀謂能治固疾請女出俟大怒且女病積久無能出理女忽問家人誰欲見我便著衣履整飾而出俟大驚正曰女郎已差便可還於是舉家始服其○神驗也

第四卷云任敦字尚能治病人有極惡之病人理所棄者得敦救治莫不蒙濟如此有敦少語言或時說將來吉凶咸如所言人有病問之者答云無所苦必不危亡默而不言則皆不救又云杜旻字子恭爲人善治病人間善惡皆能預觀上虞龍雜錄唐斯神並爲巫覡城旻道王常相訪致人以告旻旻曰非毀正法尋招冥考俄而稚妻暴卒神抱隱疾並思過歸誠旻爲解諭應時皆愈神晚更病旻

語曰汝藏鬼物故氣祟耳神即首謝曰實藏好衣一箱登取於治燒之豁然都差又云王羲之有疾請杜旻旻謂弟子曰王右軍病不差何用吾爲十餘日而卒又云陸納爲尚書令時年四十患瘧告旻云奕世短壽臨終皆患此瘧是爲奏章又與雲飛散生謂曰君危命已過可至七十果如其言也

第五卷云安丘望之字仲都成帝時京兆長陵人也病篤弟子云沙都與安丘於庭樹下安丘曉然有痊時冬月鼻聞李香開目則見變亦李著枯枝都仰手承李李自墮掌中安丘食李所苦盡除身輕目明遂隨都去莫知何在也又云郭文字文舉河內人也得疫病危因不服藥云命不在於藥也不食二十餘日亦不消瘦後卒殯于餘杭臨安縣又云劉凝之字志安小名長年南郡枝江人也少抱

丘食李所苦盡除身輕目明遂隨都去莫知何在也又云郭文字文舉河內人也得疫病危因不服藥云命不在於藥也不食二十餘日亦不消瘦後卒殯于餘杭臨安縣又云劉凝之字志安小名長年南郡枝江人也少抱

生歎曰我本委絕妻子託身玄極今之適家事同逆旅豈復有愛著之心於是拂衣而出直逝不顧去後一日女病即愈也又云修靜素有氣疾齋藥入山別處一室俄而爲火所燔弟子欲撲滅之先生曰不須救此是冥道不許吾持藥耳吾病行當自差少日而瘳也

第八卷云顧歡字玄平一字景怡吳郡吳人

也白山村多邪病村人告訴求哀歡往村中爲講老子纂地獄有頃見狐狸鼴鼴自入獄中者甚衆疾者皆愈也

第十卷云方謙之字道沖冀州趙郡柏縣人也弱齡斷酒終老手不執杯雖有疾病不服湯藥未嘗錢灸任命安危外身濟物也又云張玄徹字文舉義陽郡人也與鄉人張貴孫講說貴孫忽感風病不能起居屏棄塵事躬

自料理出入穢器瞻視飲食涉於三年不以爲累時人服其義烈也

第十二卷云賈棱字玄邃蜀郡成都人也少

爲沙門值寇還俗晚來服道與諸道士並相

是非暮年抱疾脣齒不欬言語蹇妨於妙門

法座歎曰我今此病必由觸道所招所撰諸義多有遺亡也。

第十五卷云桓閻字彥舒東海丹徒人也梁初崑崙山渚平沙中有三古漆筭內有黃素寫于君所出太平經三部村人驚異廣於經所起靜供養閨因就村人求分一部還都供養先呈陶君陶君云此真千君古本閻將經至都便苦勞瘞諸治不愈陶貞白聞云此病非餘恐取經爲咎何不送經還本處即依旨送病乃得差耳。

第十六卷云孔靈產字靈產會稽山陰人也。

遭母憂居喪以孝聞謙酌珍羞自此而絕館蔬布素志畢終身父在京師未之知也後出都定省見有毀瘠父惻然命厨精饌賜與同味即奉慈訓勉強進口而嘯遂以成疾父以古仁也天性不可移不復逼也。

第十九卷云齊明帝有疾每引法衆於內殿行道聞晉陵道士嚴智明字慧識在衆中詠經甚懷賞悅云疾爲之愈及法席既解智明還外帝夜中每處不得安寢勸呼智明對御

轉誦即覺歡怡降長勑給傳詔車牛出則施觀道俗榮之也。

第二十卷云梁元帝世子方等疾篤徐妃攝心潔已遣人到女官李令稱華林館作功德妃夜夢見二青衣童子容服異凡稱華林侍

童被使相告疾者爲取觀壇石宜送乃痊覺即問世子世子云近造山池取用遣送還并遣侍讀王孝祀入山更建齋懺謝世子即愈之也。

神仙傳第四云人有疾病者就河東人孫博○自治博亦無所云爲直指之言愈即愈也。

第七云董奉字君異假官人也吳先主時還豫章廬山下居有一人少便病癩垂死自載詣奉叩頭求乞哀憐奉使此人坐一竹中以五重布幕病者日使莫動乃勑家人全其近之

病人自說聞有一物往舐之痛不可堪無處不布度此物古當大一尺許其氣息並當大如牛許竟不知是何等物良久物去奉乃往解

病人巾以水與浴之遣去告曰如是愈矣且勿當風十數日間也病者身體通赤無復皮

甚痛得沐浴即不復痛二十日皮生毫盡愈膚如凝脂也又云奉居山間了不佃作爲人治病亦不取錢物使人重病愈者爲我栽杏五株輕病愈者爲我栽一株如此數年之中杏有十數萬株鬱然成林云云。

第九云桂君者徐州刺史也病癩十年醫所不能治聞干君有道乃往見之道從數百人威儀赫奕至門干君不迎入室干君不起桂君拜而自陳干君問子來何爲桂君曰無狀抱此篤疾從神人乞愈耳干君曰子侍從乃

衆吾謂子欲求劫道子若信治病者皆遣侍從身留養馬可得愈也桂君即去從官方留養馬三年亦不見治病不知病愈也又云茅君學道於齊後成道治於茅山人有疾病往往請願當煮雞子一枚內帳中須臾茅君一一擲子還之歸破之皆無中黃者病人當愈若中有土者病即不愈以爲常候難子如故無開處也。

第十云封君連者隴西人也聞有疾病待死者識與不識便遇之以藥治之應手皆愈也

又云趙瞿字子榮上黨人也得癩病瘡垂死人或告其家云當及生棄之若使死於家則世世子孫當以此病相注於是家人為作一年根送著深山石室中又恐虎狼食之從外以木柴禁之瞿悲傷自怨晝夜涕泣如此百餘日夜忽見石室前有三人問瞿何人瞿應曰是窮人也瞿知深山窮林之中非人所行必是神靈乃自陳說叩頭求哀神人入行諸木柴中有如雲氣了不堅礙問瞿必欲愈病者當服藥能不瞿曰無狀多惡瞿此惡疾已見疏棄死在旦夕若刖足割鼻而可得活者猶所甘心況於服藥豈有不能也惟乞神人丐其生活神人乃以松子松脂各五斗賜之語曰服此不但愈病而已當得度世沒服此盡此病當得愈愈而廢之瞿服之未盡癩病了愈身體強健乃歸家家人謂之鬼兵說之家乃喜遂服之二年顏色轉少肌膚光澤走及飛鳥也又云陳長者在紹興上巳六百歲紹興上人為架屋每四時享祭之長亦不飲食無所修為諸事奉者疾病則已以器從長

乞祭水服之皆愈其命當死者長則不與水也莫言

太平經第三十三云真人問曰凡人何故數有病乎神人答曰故肝神去出遂不時還目無明也心神去不在其脣青白也肺神去不在其鼻不通也腎神去不在其耳聲也脾神去不在令人口不知甘也頭神去不在令人煦冥也腹神去不在令人腹中央甚不調無所能化也四肢神去令人不能自移也夫神精其性常居空閑之處不居污濁之處也欲思還神皆當齋戒懸素杳室中百病消亡不齋不戒精神不肯還反人也皆上天共訴人也所以人病積多死者不絕

太平經第四十五卷又云今天不惡人有廬室也乃惡人穿鑿地太深皆為創傷或得地骨或得地血者泉是地之血也石為地之骨也地是人之母妻鑿其安安既病愁苦所以人固多病不壽也凡鑿地動土入地不過三尺為法一尺者陽所照氣屬天也二尺者物所生氣屬中和也三尺者及地身氣屬陰過此而下者傷地形皆為凶也古者依山谷巖穴不與梁柱所以其人少病也後世賦土過多故多病也又云有問者曰今時有近流水而居不鑿井何故多病不壽乎也答曰如此者是明天地既怒及其北伍更相承負比如一家有過及其兄弟也是知穿地皆下得水水乃地之血脉寧不病乎又云有問者曰今人或有不動土有所立便旱時有就故舍若有凶何也答曰如是者行動不利犯神凶也問曰犯何神也答曰神者非一不可務名也又云有問者曰今有起土反吉無病害者何也答曰皆有害但得良善地者不即病害人也久久會且害人也若得惡地即病害人也故大起土有大凶惡小起土有小凶惡是也即地怒使神靈以此之災多病人也又云有問者曰今河海下田作室廬或無柱梁入地未三尺輒得水復當云何也答曰此同為害也宜復淺之者地之薄皮也近地經脉也若人有厚度難得血出血亦為傷也薄皮者易得血出血亦為傷也夫傷人者不復道其皮

三洞珠囊卷之二

懷二

大唐陸海羽客王慧修

貧儉品

厚與薄也見血為罪也人不欲見傷傷之則怒地何獨欲樂見傷之哉夫天地乃人之真本陰陽之父母也而子何從當得傷其父母乎又云有問者曰今子當得飲食於母故人穿井而飲之有何過乎答曰不爾今人飲其母乃就其出泉之處也故人乳者人之泉也若地有水泉也可飲人也今豈可無故穿鑿母皮膚而飲其血汗耶

太真科上云罵病致命名為義齋三日夜高德一人為齋主五人為從官精誠好樂錄生亦可從齋非好樂進德不得從齋也又云救解父母師君同道大災病危齋官露壇大謝關格散髮泥額禮三十二天齋中奏子午章光明又五燈并龕門闕各一致聰明福也又云法師宣法衆官精苦行禮得節儀序不虧病人受恩漸蒙差愈三日齋心尅有效者賜師算三十從官小算二十齋日計倍為率也

道學傳第四云范蔚者巴西閬中人也或作濟字容止都雅不言先見不說機祥閑恬無欲終日默然結絡敗布以繩為網披苔纏得蔽形冬夏徒跣脚不皴裂四時無寢飢_{肌音}若處子美姿顏應接恒笑衆咸敬而安之又以宋太元十四年到荊州居于南郡枝江縣之富城洲尾巴芒中亦有屋宇不障風霜以桑柴為林東藁拂其間有一空單一瓦瓶_坐衣擔枕倚以卧或有十日荷擔乞食口絕梗米醪醴滋味果實唯蘿粟飯菜羹食一升許便過旬日也行甚駛語甚急自非精意聽受畧不可解恒小坐恭敬不以高卑易心不與俗中榮貴人語恒閉眼不聽聲樂恒卧而獨語人問之輒云王建武來俄又作餘端應對不可尋檢也又云生資一毫悉無竈瓶悉空也又云遙視其衣服雜色敗布帽又數十年故物殊覺不淨既至甚香潔也

第五卷又云劉凝之字志安小名長年南郡枝江人也王公贈遺一無所受家財事業悉分與弟姪出於蒿萊之中而為環堵之室非力作不取也夫妻齊操能以苦節自安不拘小節常與妻共取茭車入市門隨物貰賈而皆從不知所終也

第十卷云東鄉宗超字逸倫高密黔陬人也梁廬陵威王為起造房宇廊廡莫不華壯供養法具咸悉精奇唯先生所居茅茨不改衣服牀帷務存簡率常坐一圓枯椅移榆遂有膝痕卉冠莞席穿缺不換也又云嚴寄之字靜處丹陽句容人也捨家入道菜食布衣體無寸帛也

第十一卷云張澤字士和吳郡吳人也專心道法沈浮世也隨時語默居貧守約處之無